

## 離別後的相聚



101001070 胡士麒

之所以會有個衝動想去北大，是因為去年接待北大學生時，認識很多令我相當欣賞且佩服的人，才會令平時鮮少參與系上活動的我，在課業繁忙的大四下仍然跟著大家去北京。一出北京首都機場，馬上看到一群北醫學生早已在接機室列隊歡迎我們。看到老朋友王宇（雖然你忘記我的名字了XD）、一寧和吳瑤，他們馬上給我一個熱情的擁抱，這擁抱讓我想起去年在左營高鐵站的離別，那時的擁抱，代表的是離別，等了一年，這擁抱終於變成了相聚。這感覺真的很奇妙，一直以為去年送走你們後，這輩子應該不會再跟這群人相見了。直到此刻的相聚，我才相信，我終於來到了北京。還記得去年離別時，佳寧給了每個台灣小夥伴一人一張北京地圖，此刻，那張地圖終於可以派上用場了，假如地圖還在的話。

# 關於醫學

論壇討論時，發現北大学生跟科研的比例很多，跟高醫很不一樣。我想可能是風氣不一樣吧，台灣醫生很多會選擇自行開業，但大陸私人診所風氣並不像台灣盛行，大多留在醫院，就會需要發一些 paper 等等的，也難怪中國大陸的科學研究一直領先台灣許多。

有次去參觀北醫三院的生殖中心，關老師（對不起老師我忘記你的全名了）向大家介紹北醫做優生學的研究很厲害，發表論文數量多且被引用的次數很多，老實說我對『論文被引用次數』這數字沒什麼概念，跟台大同學討論後，發現光是三院婦產科發表 paper 的引響力就相當於台大醫院所有部門的 research 加起來的數量。那次聽完演講真的很佩服北醫在科研方面的成就。直到有次晚上路過第三醫院時，看到已經有大概十來個人再排明天早上的門診，早已提早一晚到醫院前排隊等通宵了。一問北醫同學，他們說這已經變成常態了，幾乎每天晚上都會有人來排隊。那瞬間，我好像不再那麼佩服早上聽講那些高大上的科研或是龐大的論文影響力。甚至，我開始慶幸自己活在台灣，雖然研究沒人家厲害，但是至少我們不用為了自己的健康而露宿街頭等待。但我相信北醫能從轉診制度、線上掛號等方式改善半夜排診這個現象，往一個更貼近人性化的醫院發展。

還有一場演講是請罕見疾病病友來跟我們互動，有個病友說他的腎臟、眼睛相繼出現血管瘤，我上網 google 一下推測是 Von Hippel-Lindau（大陸翻譯跟台灣不太一樣，所以我不是很確定），它是因為 VHL 抑癌基因突變失去功能，無法抑制細胞增生而變成腫瘤。那個病友一聽到我們來自台灣，就跟我們抱怨大陸因為沒有健保，看病花費是家裡很重的負擔，很羨慕台灣的健保。我本來想提一些台灣健保剝削醫療人員，超時工作且給付過低等在台灣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後來我放棄了，因為病友身上 VHL 疾病帶給他的痛苦，一定遠遠超過我們超時工作的痛苦。那時甚至有點厭惡自己，覺得自己自私，太過關心自己的權益而忽略他人痛苦。第一次打從心理覺得台灣健保雖然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是對比中國大陸，或許已經相對算好了。

# 總是有這個時候

時間過得很快，這一個禮拜發生很多故事，但太私人的故事與細膩的情感也不好意思說，或者說也說不精準（虧我論壇還是精準醫療組的 XDD）就直接跳到最後一天的送別吧（好吧我承認我偷懶）

最後要離開時，我還在想要說些什麼揭開送別的序幕時，沒想到雨詩先開了頭：『好吧，總是有送別這個時候的嘛。來吧，抱一下。』我不禁會心一笑，心想這比我小兩歲的姑娘怎麼能如此豁達地面對離別，那我在那離情依依不捨不就顯得多情？在——擁抱完大家後，便轉身離開。

直到我往前走幾步，忍不住偷偷轉身看了大家之後，發現智慧低頭哭泣，我才意識到我不是唯一多情的。